

周克芹

文集

下



散文随笔

克芹



目次

下卷

- 巴黎一瞥..... (1)
- 在杜依哈的中国医生..... (4)
- 国门外日记若干..... (6)
- 关于黄龙、九寨的通信..... (46)
- 睢水关的话题..... (54)
-
-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 (61)
- 真实才是美..... (70)
- 编者与作者的合作..... (73)
- 《晚霞》点滴..... (77)
- 神游..... (82)
- 几句闲话..... (84)

题外之谈·····	(87)
农村青年的追求·····	(90)
答《文谭》记者问·····	(92)
学习与思考·····	(99)
文学的突破与创新·····	(111)
时代·改革·文学·····	(129)
袖手于前，疾书于后·····	(137)
深情地领受人民的鞭策·····	(140)
坚持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	(143)
扎根农村努力写作·····	(147)
文学与农村题材·····	(149)
说“竭”·····	(154)
八十年代农村题材展望·····	(159)
感受·表达·····	(165)
关于如何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通信·····	(172)
一点感想·····	(179)
“创作自由”二题·····	(181)
我们的任务·····	(184)
写在菊花时节·····	(187)
面对乡土的文学·····	(195)
纪实散文 大有可写·····	(198)
再论深入生活的重要性·····	(202)
丙寅说文·····	(207)
“双百”方针与文学批评·····	(209)
创作终究得从头做起·····	(211)
日译本《中国现代农村短篇小说选》序·····	(218)
阿来《旧年的血迹》序·····	(220)
我读《激荡的大宁河》·····	(223)

《蓝花豹》得失浅谈	(226)
《博艾霍拉诱惑》读后	(232)
《男人之间》印象	(235)
读《幺姑镇》记略	(237)
一个中国农民的追求	(241)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249)
桂香前传	(326)
周克芹自传	(403)
周克芹生平和创作系年	(418)
周克芹研究资料之一：《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 前后	(425)
周克芹研究资料之二：周克芹研究、怀念文章目录 索引	(454)
大树峥嵘（代编后记）	(461)

巴黎一瞥

飞机在奥雷机场上空盘旋、下降。看见了夕阳下塞纳河的闪闪波光。辽阔的大平原，树木葱茏。巴黎隐藏在大片绿阴之中。

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刚刚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访问，而横越地中海取道巴黎回国。在这里等候中国民航的班机，有三天时间正好参观一下这个被人誉为“西方橱窗”的世界名都。

三天时间真太匆促，只好择其重点游览、参观了。我们先到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这里是人山人海，荟萃了各种肤色的游人。读过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看过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现在给人的感觉，她并不是那般的宏大，那般的神秘。圣母院前面的广场并不开阔，一面临水（塞纳河从这里流过），三面环街，车水马龙，商店林立。圣母院被包围在尘俗之中，与东方世界那种深山古刹迥然异趣。然而，这只是跨出汽车时一霎那的感觉，及至走近她时，却立即被她的峻拔而和谐、庄严而明丽所震慑了。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并不曾使她憔悴。随着人流踱入院门，又不由得被一种宗教的气氛所包围，使我这个无神论者顿时生出肃穆的感情。这感情来自那尊圣母像么？她那种超凡脱俗的圣洁，那种落尽人间烟火的温馨，那种端庄温柔……是的，百闻不如一见。对于许多现代人

来说，此刻感受到的，也许并不全是宗教感情，而是被这空前绝后的艺术杰作所倾倒。

协和广场位于城市中心。来到协和广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顶天而立的方尖碑。这是拿破仑的骄傲。他占领埃及后，从埃及卢克索庙把这数百吨重的石头完整地运回巴黎，竖立起来，向世人显示他的功勋。我想：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中，不知有没有埃及人，不知埃及人看到作何感想。协和广场联接着的大街，就是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这就是出现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大师们笔下的香榭丽舍田园大道。那时候，每当日落黄昏，王公贵族在这里跑马，痴男怨女在这里幽会。昔日的一带森林，如今已是一条长一千多米的繁华大街。街道宽阔在百米以上，可并行十辆汽车。两旁种着参天的栗树，把大街与人行道隔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楣气派的大银行、服装店、电影院、夜总会和咖啡馆，装点着这条大街的繁荣。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游客，服饰各异。男人们并不都穿西装，不少人穿着宽松的衬衣或汗衫，随随便便，显得自在潇洒；而女人们，简直就不见两个穿同样服装的。巴黎时装本来闻名于世界，而世界各地的人们又以各自的服装样式来此比较。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时装展览了。

走完香榭丽舍大街，便望见凯旋门矗立在星形广场的中央。凯旋门并不高，不到五十米，但它建筑在宽阔而地势较高的广场中央，便显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它的东西两面有四组巨型雕像。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吕德的《马赛曲》，过去曾在照片上见过多次，如今得以目睹，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在卢浮宫内迷宫一般的陈列室里，我终于看到了那幅《蒙娜丽莎》的原件。这幅画前拦着铁丝网，还另有守卫人员看守。在中心陈列室，还有安格尔的《泉》、米勒的《拾穗者》等大批稀世珍品的原件。卢浮宫建筑宏伟，宫室繁多，如果打

算看完全部展品，据说得花一个星期。然而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任何一次参观画展可与这次卢浮宫半日浏览的感受相比较，它与整个巴黎给我的印象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杜依哈的中国医生

即将结束对阿尔及利亚的访问时，想去看看在这里工作的中国医疗队的同志们。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九月三十日晚上，我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使馆文化处的同志把医疗队的负责人唐振田和李辰海同志介绍给我。也许是年岁相近而又在异国他乡的缘故吧，我们一见如故。我们商定，在十月三日挤出几个钟头到他们的队部杜依哈镇去做客。

杜依哈镇距首都阿尔及尔约四十公里。唐振田同志坐一辆吉普车到宾馆来接我。

汽车沿着地中海行驶，穿过一片又一片茂密的果园。沿途乡村人烟密集。老唐在车上向我介绍一些医疗队的情况：从一九六三年我国派出援阿医疗队以来已经二十三年了，现在全队185名医务人员，分布在八个省区，他们来自湖北省属医院及武汉市属医院。二十三年来，这个省已有近千名医生轮流来到这个国家。第一批来的只有二十三人，而最近中阿两政府已商定，近期将增至三百人。他们在这里平均负担的工作量是在国内医院的数倍，一个有400张病床的省级医院，只有二十余名医生，这种负荷量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以一九八四年为例，全队完成门诊一百二十万人次，收治住院病人七万多次，平

均治愈率百分之九十点二。仅凭这几个数字，即可想到这些远离家乡的医务工作者的辛劳。

杜依哈是一个繁华的市镇，地处阿尔及尔的郊区。这里有一所中等规模的医院，医生大部分是中国的，护理人员是当地人。中国医疗队的总部也设在这里。房屋庭园的建筑相当古旧，是法国式的，倒也清幽整洁。院内弯弯曲曲的小道两旁种着花草。气候炎热。在北京应是穿厚毛衣的季节了，这里的医生们白大褂里只穿一件汗衫。

因为身处异国，这一张张普通的面孔，看上去分外亲切，他们的“湖北普通话”，听起来使我仿佛置身于汉口的一家医院里。饭桌上那热热闹闹的气氛，简直就像已回到了祖国。他们在饭桌上给我讲述的，都是很有报道价值的事迹。他们医术高超：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使结婚八年不孕的盖尔马省孤儿院院长夫人生下了一个胖娃娃；肖谷欣副教授一次举世罕见的手术震惊医学界；在马斯卡拉医院工作的李金荣副教授的一例全鼻再造手术引起轰动。阿卫生部为此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凡属解决不了的颌面外科手术，均可转马斯卡拉医院请中国医生诊治……当然，他们是很辛苦的。初来的时候，一切费用都由我国负担，七十年代后，阿方给医疗队发一点生活费，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改为聘请制，由阿方政府出钱聘请我国医生。这些同志多半是中年人，家里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单身一人离家在外，生活上不可能没有一些具体困难。但为了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他们心中高扬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旗帜，个人的困难就默默地克服了。他们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过得很愉快，有时也打球或跳舞。因不搞家务劳动，所以工作效率比国内高。”

我被他们的精神深深感动。于是写了这样一篇粗略的文字，聊表我的崇敬之情。

国门外日记若干

一九八五年秋，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由石言同志领队出访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两个友好国家；去来途经卡拉奇、巴黎。历时三十天。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访问，见闻都极有新意。回国后曾有写作长篇散文的打算；终因杂事纠缠，未能如愿。《小说家》编辑朋友索稿，谈及此事，建议我将出访日记发表，虽是点滴记载，却可保留许多当时的感受；文字未经加工修饰，也许更有意思。我同意了。于是将当时匆匆行旅之中写下的日记若干，抄录于后，琐琐碎碎，但愿不至于浪费读者时间。

九月十一日 晴

晨五时，由总政招待所出发去机场。七点四十五分乘波音707起飞，下午三点二十分抵卡拉奇；本地时间为一点二十分。总领事馆高振家同志在机场接。驱车前往总领事馆，稍事休息后，到市区走一走。

据说今天恰逢巴基斯坦“真纳节”，纪念他们的国父真纳诞辰日，全国放假一天。难怪商店大都关门，车辆行人不多。转到小巷去，却甚热闹，小店、摊贩极多，生意兴隆，颇像北

京大栅栏。

私营客车在街上行走，不关车门；售票的站在门上，探出半截身子招呼行人乘车。车身装饰花花绿绿，图案各异，颇有风味。国营巴士则与中国的差不多。商业区大街颇宽敞，建筑物多为黄颜色，不高。

行人无论老幼，都身着长衫，这种白色长衫有西式衬衫的领口，下摆则为椭圆形。脚下穿凉鞋或拖鞋，肥大长裤拖齐脚背；这么热的天气，似乎无所谓。极少见妇女在街上行走，有的，多用黑纱巾把头脸罩起来；也有不罩的，则是中学女生或由丈夫陪着的已婚妇女，牵着小孩；小街上设摊叫卖的商贩中，绝少有女人；做生意赚钱养家糊口，是男人的事。

据说，因为传统、宗教的关系，大约也有政治的原因，国家推行“伊斯兰化”，强调伊斯兰原教旨。在文化上，强烈抵制西方，用古兰经统一思想。从机场入城一路上只见两旁建筑物上，常有“慈悲的真主保佑你”、“真主与你同在”这一类大幅标语，高高的挂着。

身临其境，便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出国”的感觉。在街行走，被人注目，心下便意识到我们在这里被人家视为“外国人”。几个钟头前、甚至在飞机上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坐的中国民航班机，同机飞行的是一支“劳务出口”的建筑工人队伍，其中有不少四川人，他们在北京、唐山一带工作，这次去利比亚和科威特承包人家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为期两年。这些青年，在今天中国大城市里也不多见，没有一个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的。他们内穿新白色硬领衬衫，着廉价领带，藏青色或灰色西装，显得很习惯。但兴奋已极，大声说话，不停地抽香烟，几个脑袋时不时一齐凑在舷窗口往下看，发出“哦呀、哦呀”的惊叹之声。空中小姐的脸上有不悦之色，但却不好说什么。我和身边的四川老乡攀谈起来。他们说，出国干

活，可为国家赚外汇，自己也可以挣到比国内多几倍的工资。“趁现在还年轻力壮，多挣一点也不坏。”一位四川小伙子对我说。他是潼南人，唐山地震后招工去了唐山。父母妻子都在家乡农村，靠他寄钱回家供养。

九月十二日 晴

我们仅仅是路过卡拉奇，并无访问任务。今天，利用等候飞机的时间，这里的文化领事于庆茂同志为我们代表团安排了参观，由高振家同志做向导，驱车出发。老高对我们说：你们是搞写作的，这个城市有几个地方很值得去看看。比如“三把剑”、“两把刀”，以及海军清真寺、真纳墓、水族馆……

今天行车的方向背离繁华的商业大街，在一带幽静而豪华的别墅区内穿行。路过一处白墙黑门的大院，老高介绍说，这是布托的公馆，现在布托的女儿还住在这里。汽车疾驰，只见院墙内葱郁的林木间，一座豪华楼房从视线里一闪而过。

“三把剑”，原来是塑在大道中央的三支冲天而起的水泥柱，形如剑，故名。它象征着巴基斯坦国父真纳的遗嘱中“团结，信仰，纪律”三条立国之本。“两把刀”此去不远，也立在大街中央，顶天而立，形如两柄并立的长刀，颇有气势。这是为纪念印巴分离而建的。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永不再属于印度。

海军清真寺，坐落在市内。这是由海军部门出资修建的一座大型的装有现代化音响设备和通风设备的清真寺。礼拜堂圆拱顶下可容纳五千名以上穆斯林跪拜祈祷。老高说，每逢星期五做礼拜，阿訇讲经，场面庄严壮观。在这里，星期五为礼拜天。今天星期四，可惜看不到那个壮观的场面了。

我们来到真纳墓前。这是一座气势雄伟、气氛肃穆的伟人

陵墓。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英雄，他集“智、勇、仁”于一身；集剑与花、水与火于一身，用生命和热血缔造了独立的巴基斯坦。墓前一带高高的柳树婷婷玉立。我们顺着缓缓的坡度拾级而上，四面都可通向白色圆顶的、有身着雪白制服的海军守护的庄严的陵墓。墓室穹顶的镂金大吊灯，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赠送的礼物。穆罕默德·真纳的纯白大理石棺安放在墓室中间。一位身着印度红绸袍披海蓝色披肩的女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默默走过我们身旁，去凭吊他们的国父。

汽车驶离市区约一刻钟，带着咸味的海风迎面吹来。我们来到海边。这就是有名的阿拉伯海，小时候学的地理课本立即从记忆的深处跃出。大海深蓝平静，微波轻拍堤岸。极目处，水天一色。如果乘船南去，便入印度洋。年近五十，头一回看见大海，而且是在国外。说来人家难以相信，中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有广州、上海，有大连、天津，你居然没去见过大海！是的。没见过，山野之人，常年深居简出。天津倒是去过的，是去开会，曾想去海滨看看，终于没有去成……我们代表团长石言同志，听我说，果然吃惊地大睁着眼。

水族馆就在海滨。展览着各种热带鱼类，匆匆一看，时已过午。回总领事馆吃饭休息。

总领事馆有两扇大铁门。门内迎面有一蓬枝叶茂盛的三角梅，缀满红白两色花朵。高达三层楼房，一派雍容。据说一年四季开花不断。院内还有芒果树以及别的花草，全是热带阔叶花木，叫不出名字来。主楼后面，有一块修剪得十分好看的草坪。晚上放电影，十六吋机，银幕是一面白色墙壁，观众不多，除了馆内工作人员，就是路过此地住在馆内客房的中国人。除我们作家代表团一行四人外，还有一位从北非回国度假的青年，以及在国内度假完毕返开罗赴任的外交官。电影是老

片子了，《黑蜻蜓》，国内早已上映过，不甚叫座的；而这些远离故土的同志们，看得很有兴致。他们对国产片特别亲切，可惜来得太少，新片更少，国内的好片子，迟迟看不到，只能从报上看评论。

九月十三日 晴

早晨离卡拉奇，乘巴航飞叙利亚。

应于八点三十分起飞。却延至十点半。原因是，大家登机坐定后，起飞前，航空当局发现座签少了一张。就是说，有一位旅客过了海关领了座签，上了行李，却未登机座。这种情形在我国也许不当回事，而这里却认为挺严重的，一时好多人都惊惶起来。尤其是那些欧洲人，因为近年“空中事件”频繁的缘故。于是人们怀疑那位不登机的人，很可能有一个装有炸弹的箱子，这只箱子已经运入了行李仓，炸弹就在大家脚下；那个人故意不入座，是企图炸掉这架飞机，使二百多名乘客（波音 737）葬身阿拉伯海。机上保安人员也紧张起来，叫大家立即离开座位，下去各自认自己的行李。花了一个多钟头，果然多出十余件大箱子无人认领。而这些行李标签表明是从北京起运的！警察来了，首先询问我们几个中国人，当然态度还是很客气的；我们回答不知道。机场人员把那些无主的行李运开，大家才松了口气。然而我们还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人放炸弹？简直笑话。我们的翻译王运泽，见多识广，他分析说，从那批行李的外观看，可能是和我们一道出发的那批去利比亚和科威特干活的小伙子们的，他们乘前一班飞机走了，交运的行李未装完，上了这架飞机。那么，责任该谁负呢？

一场虚惊。

飞机在阿拉伯海上空飞行。过波斯湾，经伊朗、伊拉克，

抵达大马士革，当地时间为两点半。我驻叙使馆政务参赞李留根同志和文化参赞张献如同志、叙利亚作家协会代表、叙著名作家阿勃图·拉蒂夫·阿尔纳乌德在机场迎接。因为飞机晚到两小时，他们已等候很久了。三辆小车刚驶离机场，前面公路口就戒严了，几名荷枪实弹的叙利亚民兵把所有来往车辆挡住，不准通行。司机上前交涉，说明我们是中国作家代表团，才放行了。而后面离机场入城的汽车全都不能走，不知何故。

沿途多黄沙，少树木。

一路上，只见道路两旁立着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巨幅画像，商店、住房的门楣上也贴着总统像。

车上得知，作家阿尔纳乌特，是当代叙利亚著名作家，已出版两部长篇小说《樵夫》、《四号牢房》；还出过三部诗集，并即将出任作协的刊物《文学评论》主编。这是一位五十过头，中等个子，健谈、和善、机智的人，从眼睛（蓝色）、鼻子以及肤色看，不像阿拉伯人。而像一个欧洲人。果然，他说，他的祖籍是阿尔巴尼亚，他的父辈从地中海北岸迁来此地落户。

下榻国际旅行社，在城中闹市区。站在五楼的窗前，可以看到依山而筑的半个城市，重重叠叠的建筑物直至半山处。山是灰白色的石头山，光秃秃的没有树，也没有草。据说，政府很重视绿化工作，新近在山上栽了些柏树苗，从远地运来泥土。上月里气温热到 44℃，可能和这山有关吧。街上也少见行道树，石头的地面，无法栽树。看来，人在石头上也能够生活的。这座城市如今居住着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为全国最大城市。

旅行社是一座小巧的十层建筑，前后临街，没有我们国内那种高级宾馆所拥有的宽大花园及林阴道。房间也狭小，房内无电视机、沙发之类；卫生间用水还比较方便。住宿者多是外

国人，大部分为欧洲人，旅游团体或度蜜月的夫妇。所喜的是有空调，可避暑热，并有一小桌可供写字。饮食是阿拉伯化的西餐，食之不惯。更不惯的是无开水供应，人人都喝矿泉水，这本是好东西，却太凉。新疆作协副主席、维吾尔族老诗人克里木·霍加同志，身体不好，张献如给我们从使馆拿来一把电壶，我们烧了开水，茶叶自己带的。

日程表送来了。在叙十二天，将走遍全国主要省份，会见各地作家。明天早晨，去大使馆会见林兆南大使后，我们的访问就开始了。

九月十四日 晴

叙利亚作家协会主席阿里·阿格拉·奥尔桑，满头白发，但还不到五十岁，诗人、剧作家。他说：“我们是在战壕里工作。”颇有点悲壮的气氛。我们知道，他指的是以色列的侵略，黎巴嫩的战火。

是的，就在我们住宿的国际旅行社对面那幢大楼下，上月曾发生炸弹爆炸，如今还在进行修复。前两天，我驻约旦大使馆三名工作人员去黎巴嫩边境小镇购买食物，商店门外一辆汽车内炸药爆炸，三人均遭误伤，现在正在大马士革的医院治疗。大马士革离黎巴嫩只有一百多公里。大马士革街头，随时可见到全副武装的民兵以及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匆匆走过……

不过城市生活还是正常的，商业繁荣，人心稳定。而这座作家协会大楼更是幽静，奥尔桑主席谈笑风生。他说，这座具有现代化设施的作协大楼，是政府拨款新建的。他说，我们两国一九五六年建交，一直很友好，近年作家们往来多起来了，去年曾三位叙利亚作家访华。今年，我们又在这里欢迎中国作家，今后，两国作家的交流会更多……